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裡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

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，尤老娘合二姐兒、賈珍、賈璉等，俱不勝悲慟，自不必說，忙命盛殮，送往城外埋葬。柳湘蓮見三姐身亡，癡情眷戀，卻被道人數句冷言，打破迷關，竟自截髮出家，跟隨這瘋道人飄然而去，不知何往。暫且不表。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，心中甚喜，正是高高興興，要打算替他買房子，治傢伙，擇吉迎娶，以報他救命之恩。忽有家中小廝吵嚷：「三姐兒自盡了。」被小丫頭們聽見，告知薛姨媽。薛姨媽不知為何，心甚歎惜。正在猜疑，寶釵從園裡過來。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聽見了沒有？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，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？不知為什麼自刎了。那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。真正奇怪的事，叫人意想不到的！」

寶釵聽了，並不在意，便說道：「俗語說的好：『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。前兒媽媽為他救了哥哥，商量著替他料理，如今已經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依我說，也只好由他罷了。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。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來回了一二□日，販了來的貨物，想來也該發完了。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，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，也該請一請，酬謝酬謝纔是。別叫人家看著無理似的。」

母女正說話間，見薛蟠自外而入，眼中尚有淚痕，一進門來，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：「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？」薛姨媽說：「我纔聽見說，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。」薛蟠道：「媽媽可聽見說湘蓮跟著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？」薛姨媽道：「這越發奇了。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，一時糊塗了，就跟著道士去了呢？我想你們好了一場，他又無父母兄弟，隻身一人在此，你該各處找找他纔是。靠那道士，能往那裡遠去？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。」薛蟠說：「何嘗不是呢？我一聽見這個信兒，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，連一個影兒也沒有。又去問人，都說沒看見。」

薛姨媽說：「你既找尋過，沒有，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盡了。焉知他這一出家，不是得了好處去呢？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，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，倒早些料理料理。僑們家沒人，俗語說的，『夯雀兒先飛，』省的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，令人笑話。再者，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，想貨物也該發完了，同你去的夥計們，也該擺桌酒，給他們道道乏纔是。人家陪著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，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，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。」薛蟠聽說，便道：「媽媽說的很是。倒是妹妹想的周到。我也這樣想著。只因這些日子，為各處發貨，鬧的腦袋都大了。又為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，反倒落了一個空，白張羅了一會子，倒把正經事都誤了。要不然，定了明兒後兒，下帖兒請罷。」薛姨媽道：「由你辦去罷。」

話猶未了，外面小廝進來說：「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，說：『這是爺各自買的，不在貨賬裡面。本要早送來，因貨物箱子壓著，沒得拿；昨兒貨物發完了，所以今日纔送來了。』」一面說，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。薛蟠一見，說：「噯呀！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！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，沒拿了家裡來，還是伙計送了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虧你說！還是特特的帶來的，纔放了一二□天；要不是特特的帶來，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。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省心了。」薛蟠笑道：「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打掉了，還沒歸竅呢。」

說著，大家笑了一回，便向小丫頭說：「出去告訴小廝們，東西收下，叫他們回去罷。」薛姨媽和寶釵因問：「到底是什麼東西，這樣細著細著的？」薛蟠便叫兩個小廝進來解了繩子，去了夾板，開了鎖看時，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。薛蟠笑著道：「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。」親自來開。

母女二人看時，卻是些筆、墨、紙、硯，各色箋紙，香袋、香珠、扇子、扇墜、花粉、胭脂等物；外有虎丘帶來的自行人、酒令兒，水銀灌的打筋斗小小子，沙子燈，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，用青紗罩的匣子裝著；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，與薛蟠毫無相差。寶釵見了，別的都不理論，倒是薛蟠的小像，拿著細細看了一看，又看看他哥哥，不禁笑起來了。因叫鶯兒帶著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，連箱子送到園子裡去。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閒話，纔回園子裡去。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，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，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。不提。

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，將那些玩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，除了自己留用之外，一分一分配合妥當；也有送筆、墨、紙、硯的；也有送香袋、扇子、香墜的；也有送脂粉、頭油的；也有單送玩意兒的。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，且又加厚一倍。一一打點完畢，使鶯兒同著一個老婆子，跟著送往各處。這邊姐妹諸人都收了東西，賞賜來使，說：「見面再謝。」惟有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，反自觸物傷情，想起父母雙亡，又無兄弟，寄居親戚家中，「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來？」想到這裡，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。

紫鵑深知黛玉心腸，但也不敢說破，只在一旁勸道：「姑娘的身子多病，早晚服藥，這兩日，看著比那些日子略好些。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，還算不得□分大好。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，可見寶姑娘素日看著姑娘很重，姑娘看著該喜歡纔是，為什麼反倒傷起心來？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，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？就是寶姑娘聽見，反覺臉上不好看。再者：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病體，千方百計，請好大夫配藥診治，也為是姑娘的病好。這如今纔好些，又這樣哭哭啼啼，豈不是自己糟蹋了自己身子，叫老太太看著添了愁煩了麼？況且姑娘這病，原是素日憂慮過度，傷了血氣。姑娘的千金貴體，也別自己看輕了！」

紫鵑正在這裡勸解，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內說：「寶二爺來了。」紫鵑忙說：「請二爺進來罷。」只見寶玉進房來了。黛玉讓坐畢，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，便問：「妹妹，又是誰氣著你了？」黛玉勉強笑道：「誰生什麼氣？」旁邊紫鵑將嘴向床後桌上一努，寶玉會意，往那裡一瞧，見堆著許多東西，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，便取笑說道：「那裡這些東西，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啊？」黛玉也不答言。紫鵑笑著道：「二爺還提東西呢。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，姑娘一看，就傷起心來了。我正在這裡勸解，恰好二爺來的很巧，替我們勸勸。」

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，卻也不敢提頭兒，只得笑說道：「你們姑娘的緣故，想來不為別的，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，所以生氣傷心。——妹妹，你放心，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，給你多多的帶兩船來，省得你淌眼抹淚的。」

黛玉聽了這些話，也知寶玉是為自己開心，也不好推，也不好任，因說道：「我任憑怎麼沒見過世面，也到不了這步田地；因送的東西少，就生氣傷心。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孩子，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。——我有我的緣故，你那裡知道？」說著，眼淚又流下來了。

寶玉忙走到床前，挨著黛玉坐下，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，擺弄著細瞧，故意問：「這是什麼，叫什麼名字？那是什麼做的，這樣齊整？這是什麼，要他做什麼使用？」又說：「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。」又說：「那一件可以放在條桌上，當古董兒倒好呢。」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話來斷混。

黛玉見寶玉如此，自己心裡倒過不去，便說：「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，僑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。」寶玉巴不的黛玉出去散散悶，解了悲痛，便道：「寶姐姐送僑們東西，僑們原該謝謝去。」黛玉道：「自家姐妹，這倒不必。只是到他那邊，薛大哥回來了，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，我去聽聽，只當回了家鄉一趟的。」說著，眼圈兒又紅了。寶玉便站著等他。黛玉只得和他出來，往寶釵那裡去了。

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，急下了請帖，辦了酒席。次日，請了四位夥計，俱已到齊，不免說些販賣賬目發貨之事。不一時，上席讓坐，薛蟠挨次斟了酒，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，大家喝著酒說閒話兒。內中一個道：「今兒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。」眾人齊問：「是誰？」那人道：「還有誰？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。」大家果然都想起來，問著薛蟠道：「怎麼不請璉

二爺合柳二爺來？」薛蟠聞言，把眉一皺，歎口氣道：「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，頭兩天就起了身了。那柳二爺竟別提起，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！什麼是柳二爺，如今不知那裡作『柳道爺』去了。」眾人都詫異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

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。眾人聽了，越發駭異，因說道：「怪不的。前兒我們在店裡，髣髴鬚鬚也聽見人吵嚷，說：『有一個道士，三言兩語，把一個人度了去了。』又說『一陣風刮了去了。』只不知是誰。我們正發貨，那裡有閒工夫打聽這個事去？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，誰知就是柳二爺呢？早知是他，我們大家也該勸勸他纔是。任他怎麼著，也不叫他去。」內中一個道：「別是這麼著罷？」眾人問：「怎麼樣？」那人道：「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，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。他原會些武藝，又有力量，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，特意跟他去，在背地擺佈他，也未可知。」薛蟠道：「果然如此，倒也罷了。世上這些妖言惑眾的人，怎麼沒人治他一下子！」眾人道：「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？」薛蟠說：「城裡城外，那裡沒有找到？不怕你們笑話，我找不著他，還哭了一場呢！」言畢，只是長吁短歎，無精打彩的，不像往日高興。眾夥計見他這樣光景，自然不便久坐，不過隨便喝了幾杯酒，吃了飯，大家散了。

且說寶玉和著黛玉到寶釵處來，寶玉見了寶釵，便說道：「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，姐姐留著使罷，又送我們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原不是什麼好東西，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，大家看著新鮮些就是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些東西，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，如今看見，真是新鮮物兒了。」寶釵因笑道：「妹妹知道，這就是俗語說的『物離鄉貴』，其實可算什麼呢！」

寶玉聽了這話，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，連忙拿話岔道：「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，替我們多帶些來。」黛玉瞅了他一眼，便道：「你要，你只管說，不必拉扯上人。——姐姐，你瞧，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，竟又要定明年的東西來了。」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。

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，因提起黛玉的病來，寶釵勸了一回，因說道：「妹妹若覺著身上不爽快，倒要自己勉強扎掙著出來，各處走走逛逛，散散心，比在屋裡悶坐著到底好些。我那兩日，不是覺著發懶，渾身發熱，只是要歪著？也因為時氣不好，怕病，因此尋些事情，自己混著。這兩日纔覺得好些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說的何嘗不是？我也是這麼想著呢。」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。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，纔各自回去了。

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，心中甚是喜歡，想道：「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釵好，會做人，很大方。如今看起來，果然不錯！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？他挨門兒送到，並不遺漏一處，也不露出誰薄誰厚。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，他都想到了。要是那林丫頭，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，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？」一面想，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復去的擺弄，瞧看一回。忽然想到寶釵和王夫人是親戚，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？自己便蝎蝎螫螫的，拿著東西，走至王夫人房中，站在旁邊，陪笑說道：「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。難為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，想的這麼周到，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，又展樣，又大方，怎麼叫人不敬奉呢！怪不的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。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，特拿來給太太瞧瞧，太太也喜歡喜歡。」

王夫人聽了，早知道來意的。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，也不便不理他，說道：「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玩罷。」趙姨娘來時，興興頭頭，誰知抹了一鼻子灰，滿心生氣，又不敢露出來，只得訕訕的出來了。到了自己房中，將東西丟在一邊，嘴裡咕咕囁囁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個又算了個什麼兒呢！」一面坐著各自生了一回悶氣。

卻說鶯兒帶著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，回復了寶釵，將眾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，那老婆子便出去了。鶯兒走近前來一步，挨著寶釵，悄悄的說道：「剛纔我到璉二奶奶那邊，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。我送下東西出來時，悄悄的問小紅，說：『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，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，叫了平兒去，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。』看那個光景，倒像有什麼大事的似的。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？」寶釵聽了，也自己納悶，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。便道：「各人家有各人的事，俺們那裡管得？你去倒茶去來。」鶯兒於是出來，自己倒茶。不提。

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，想著黛玉的孤苦，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，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。進來時，卻只有麝月秋紋在屋裡，因問：「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？」麝月道：「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裡，那裡就丟了他？一時不見就這樣找！」寶玉笑著道：「不是怕丟了他。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，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。問起來，卻是為寶姐姐送了他東西，他看見是他家鄉的土物，不免對景傷情。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，叫他過去勸勸。」

正說著，晴雯進來了，因問寶玉道：「你回來了？你又要叫勸誰？」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。晴雯道：「襲人姐姐纔出去。聽見他說，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，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去呢。」寶玉聽了，便不言語。秋紋倒了茶來，寶玉漱了一口，遞給小丫頭子，心中著實不自在，就隨便歪在床上。

卻說襲人因寶玉出門，自己作了回活計。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，這幾天也沒有過去看看，況聞賈璉出門，正好大家說說話兒，便告訴晴雯：「好生在屋裡，別都出去了，叫二爺回來抓不著人。」晴雯道：「噯喲！這屋裡單你一個人惦記著他，我們都是白閒著，混飯吃的。」

襲人笑著，也不答言，就走了。剛來到沁芳橋畔，那時正是夏末秋初，池中蓮藕，新殘相間，紅綠離披。襲人走著，沿隄看玩了一回，猛抬頭，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，有人拿著彈子，在那裡揮什麼呢。走到跟前，卻是老祝媽。

那老婆子見了襲人，便笑嘻嘻的迎上來，說道：「姑娘怎麼今兒得工夫出來逛逛？」襲人道：「可不是嗎，我要到璉二奶奶那裡瞧瞧去。你這裡做什麼呢？」那婆子道：「我在這裡趕蜜蜂兒。今年三伏裡雨水少，這果子樹上都有蟲子，把果子吃的疤粒流星的，掉了好些了。姑娘還不知道呢，這馬蜂最可惡的，一嚙嚙上，只咬破兩三個兒，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，連這一嚙嚙都是要爛的。姑娘，你瞧，俺們說話的空兒沒趕，就落上許多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你就是不不住的趕，也趕不了多少。你倒是告訴買辦，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，一嚙嚙套上一個，又透風，又不遭塌。」婆子笑道：「倒是姑娘說的是。我今年纔管上，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？」因又笑著說道：「今年果子雖遭塌了些，味兒倒好，不信摘一個姑娘嘗嘗。」襲人正色道：「這那裡使得！不但沒熟吃不得，就是熟了，上頭還沒有供鮮，俺們倒先吃了，你是府裡使老了的，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？」老祝媽忙笑道：「姑娘說的是。我見姑娘很喜歡，我纔敢這麼說，可就犯規矩錯了。我可是老糊塗了！」襲人道：「這也沒有什麼，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，別先領著頭兒這麼著就好了。」

說著，遂一徑出了園門，來到鳳姐這邊。一到院裡，只聽鳳姐說道：「天理良心！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！」襲人聽見這話，知道有原故了，又不好回來，又不好進去，遂把腳步放重些，隔著窗子問道：「平姐姐在家裡呢麼？」平兒忙答應著迎出來。襲人便問：「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？身上可大安了？」說著，已走進來。

鳳姐裝著在床上歪著呢，見襲人進來，也笑著站起來，說：「好些了，叫你惦著。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？」襲人道：「奶奶身上欠安，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，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，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。我們來了，倒吵的奶奶煩。」鳳姐笑道：「煩是沒的話。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，也就靠著你一個照看他，也實在的離不開。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，你背地裡還惦著我，常常問我。這就是你盡心了。」一面說著，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旁邊，讓襲人坐下。豐兒端進茶來。襲人欠身道：「妹妹坐著罷。」

一面說閒話兒，只見一個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，悄悄的和平兒說：「旺兒來了，在二門上伺候著呢。」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：「知道了。叫他先去，回來再來。別在門口兒站著。」襲人知他們有事，又說了兩句話，便起身要走。鳳姐道：「閒來坐坐，說說話兒，我倒開心。」因命：「平兒，送送你妹妹。」平兒答應著送出來。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，屏聲息氣，齊齊的伺候著。襲人不知何事，便自去了。

卻說平兒送出襲人，進來回道：「旺兒纔來了，因襲人在這裡，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。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，還是等著？」

請奶奶的示下。」鳳姐道：「叫他來！」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。

這裡鳳姐又問平兒：「你到底是怎麼聽見說的？」平兒道：「就是頭裡那小丫頭子的話。他說他在二門裡頭，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：『這個新二奶奶比舊二奶奶還俊呢，脾氣兒也好。』不知是旺兒是誰，吆喝了兩個一頓，說：『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！還不快悄悄兒的呢！叫裡頭知道了，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！』」平兒正說著，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：「旺兒在外頭伺候著呢。」鳳姐聽了，冷笑了一聲，說：「叫他進來！」那小丫頭出來說：「奶奶叫呢。」旺兒連忙答應著進來。

旺兒請了安，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。鳳姐兒道：「你過來！我問你話。」旺兒纔走到裡間門旁站著。鳳姐兒道：「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旺兒又打著千兒，回道：「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，如何能知道二爺在外頭的事呢？」鳳姐兒道：「你自然不知道！你要知道，你怎麼攔人呢？」

旺兒見這話，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，料著瞞不過，便又跪回道：「奴才實在不知，就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，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。內中深情底裡，奴才不知道，不敢妄回，求奶奶問興兒，——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。」

鳳姐兒聽了，下死勁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，都是一條藤兒！打量我不知道呢！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，你也不許走！問明白了他，回來再問你。好，好，好！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！」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「是」，磕了個頭，爬起來出去，去叫興兒。

卻說興兒正在賬房兒裡和小廝們玩呢，聽見說二奶奶叫，先嚇了一跳，卻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，連忙跟著旺兒進來。旺兒先進去，回說：「興兒來了。」鳳姐兒厲聲道：「叫他！」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，早已沒了主意了，只得乍著膽子進來。鳳姐兒一見便說：「好小子啊！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！你只實說罷！」

興兒一聞此言，又看見鳳姐兒氣色，及兩邊丫頭們的光景，早嚇軟了，不覺跪下，只是磕頭。鳳姐兒道：「論起這事來，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；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，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你要實說了，我還饒你！再有一句虛言，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幾個腦袋瓜子！」

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：「奶奶問的是什麼事，奴才和爺辦壞了？」鳳姐聽了，一腔火都發作起來，喝命：「打嘴巴！」旺兒過來，纔要打時，鳳姐兒罵道：「什麼糊塗忘八崽子！叫他自己打，用你打嗎？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的嘴巴子還不遲呢！」那興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弓，打了自己□幾個嘴巴。鳳姐兒喝聲「站住」，問道：「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，你大概不知道啊？」

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，越發著了慌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，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響，口裡說道：「只求奶奶超生！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！」鳳姐道：「快說！」

興兒直蹶蹶的跪起來回道：「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。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，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，二爺同著蓉哥兒到了東府裡，道兒上，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，二爺誇他好，蓉哥兒哄著二爺，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——」鳳姐聽到這裡，使勁啐道：「呸！沒臉的忘八蛋！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！」興兒忙又磕頭說：「奴才該死！」往上看著，不敢言語。鳳姐兒道：「完了嗎？怎麼不說了？」興兒方纔又回道：「奶奶恕奴才，奴才纔敢回。」鳳姐啐道：「放你媽的屁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！你好生給我往下說，好多著呢！」

興兒又回道：「二爺聽見這個話，就喜歡了。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。」鳳姐微微冷笑道：「這個自然麼！你可那裡知道呢？你知道的，只怕都煩了呢！——是了，說底下的罷。」興兒回道：「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。」鳳姐忙問道：「如今房子在那裡？」興兒道：「就在府後頭。」鳳姐兒道：「哦！」回頭瞅著平兒，道：「們們都是死人哪！你聽聽！」平兒也不敢作聲。

興兒又回道：「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，那張家就不問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這裡頭怎麼又扯拉上什麼張家李家呢？」興兒回道：「奶奶不知道。這二奶奶——」剛說到這裡，又自己打了個嘴巴，把鳳姐兒倒僵笑了，兩邊的丫頭也都抵嘴兒笑。興兒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那珍大奶奶的妹子——」鳳姐兒接著道：「怎麼樣？快說呀！」興兒道：「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，姓張，叫什麼張華，如今窮的待好討飯。珍大爺許了他銀子，他就退了親了。」

鳳姐兒聽到這裡，點了點頭兒，回頭便望丫頭們說道：「你們都聽見了？小忘八崽子！頭裡他還說他不知道呢！」興兒又道：「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，娶過來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打那裡娶過來的？」興兒回道：「就在他老娘家抬過來的。」鳳姐道：「好罷咧！」又問：「沒人送親麼？」興兒道：「就是蓉哥兒，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，沒別人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大奶奶沒來嗎？」興兒道：「過了兩天，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。」

鳳姐兒笑了一笑，回頭向平兒道：「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讚大奶奶不離嘴呢！」掉過臉來，又問興兒：「誰伏侍呢？自然是你了？」興兒趕著碰頭，不言語。鳳姐又問：「前頭那些日子，說給那府裡辦事，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？」興兒回道：「也有辦事的時候，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。」鳳姐又問道：「誰和他住著呢？」興兒道：「他母親和他妹子。昨兒他妹子自己抹了脖子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這又為什麼？」

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。鳳姐道：「這個人還算造化高，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！」因又問道：「沒了別的事了麼？」興兒道：「別的事奴才不知道。奴才剛纔說的，字字是實話。一字虛假，奶奶問出來，只管打死奴才，奴才也無怨的！」

鳳姐低了一回頭，便又指著興兒說道：「你這個猴兒崽子，就該打死！這有什麼瞞著我的？你想著瞞了我，就在那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，你新奶奶好疼你！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兒，不敢撒謊，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！」說著，喝聲「起來！」興兒磕了個頭，纔爬起來，退到外間門口，不敢就走。鳳姐道：「過來！我還有話呢。」興兒趕忙垂手敬聽。鳳姐道：「你忙什麼？新奶奶等著賞你什麼呢？」興兒也不敢抬頭。鳳姐道：「你從今日不許過去！我什麼時候叫你，你什麼時候到。遲一步兒，你試試！——出去罷！」興兒忙答應幾個「是」，退出門來。鳳姐又叫道：「興兒！」興兒趕忙答應回來。鳳姐道：「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，是不是啊？」興兒回道：「奴才不敢！」鳳姐道：「你出去提一個字兒，提防你的皮！」

興兒連忙答應著，纔出去了，鳳姐又叫：「旺兒呢？」旺兒連忙答應著過來。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，才說道：「好，旺兒很好！去罷！外頭有人提一個字兒，全在你身上！」旺兒答應著，也慢慢的退出去了。鳳姐便叫：「倒茶。」小丫頭子們會意，都出去了。

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：「你都聽見了？這纔好呢！」平兒也不敢答言，只好陪笑兒。鳳姐越想越氣，歪在枕上，只是出神，忽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叫平兒來。平兒連忙答應過來。鳳姐道：「我想這件事，竟該這麼著纔好，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。」

未知鳳姐如何辦理，下回分解。